

YOUHAICHANGHONG

油海长虹

(曲艺)



239.07
51

天津人 大连建

油海长虹

曲艺

*

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72·639

每册：0.14 元

目 录

- | | | |
|-------------|---------|------|
| 铁打钢铸（西河大鼓） | 张 俊 | （1） |
| 铁骨红心（京韵大鼓） | 田维贤 | （6） |
| 风雨井场（河南坠子） | 王 济 | （11） |
| 油海长虹（快板书） | 李润杰 张志宽 | （15） |
| 缝补厂赞歌（京东大鼓） | 朱学颖 | （29） |
| 竞赛小曲（天津快板） | 周连群 王家骏 | （32） |
| 夜 练（天津时调） | 夏之冰 | （38） |
| 修 车（山东快书） | 黄尔文 | （42） |
| 创 新 业（相声） | 杨淮濤 知德印 | （48） |

铁打钢铸

西河大鼓

张俊

六〇年，四月天，
春寒零下四十三，
钢铁的一二〇五钻井队，
来到大庆扎营盘。
他们拉钻机，扛钻杆，
立井架，凿冰川，
顶着那西伯利亚寒流开了钻，
誓把那第一口油井早日来打穿！
这一天眼看油井要完钻，
忽然间狂风暴雨卷荒原，
英雄的队长王进喜，
紧握着刹把挥铁拳：
“同志们，北风给咱当电扇，
大雪给咱当炒面，
甩开膀子加油干，
誓夺头号大油田！”
老队长震天动地一声唤，
战友们打钻挥钳劲儿更欢。

不多时，千米油井被钻透，
呼啦啦，乌亮的原油喷上了天。
井场上人人跳跃人人喊：“毛主席万岁！”
欢呼的声浪起回旋，起回旋。
王进喜捧起原油湿了眼，
喜泪点点滴上边，
闻一闻它那喷香的味儿，
滚烫的心啊比蜜甜。
想从前：苏修卡，洋人编，
国家缺油多艰难，
心里憋着一口气，
走遍天涯找油田。
看现在：“两论”打开了贫油锁，
大庆喷油喜讯传北京，
毛主席，您老人家听了该多喜欢……
王进喜心潮滚滚正思念，
猛听得锣鼓阵阵动心弦。
原来是贫下中农来贺喜，
一个个欢天喜地赛过年。
赵大娘手捧一碗热汤面，
找到了王进喜，亲热把话谈：
“王队长，你们做出了大贡献。
我不敬酒，不送匾，献上热面当喜餐。
愿你们吃下这碗庆功面，
来日常把喜讯传。”

王进喜双手颤颤接过面，

顿觉得肩上沉甸甸：

“同志们，这碗热面意义重，
吃掉它，再下油海把龙牵。”

话音落，井场就象开了喜宴，
又敲锣鼓又放鞭。

热腾腾的喜面一碗碗，
这里让来那里传。

猛然间，听得当啷一声响，
战友们循着声响拥上前。

赵大娘拨开人群一查看，
啊！原来是王队长坐在井边，
微闭双眼露笑颜，
一碗热面扣在地，
一双筷子掉胸前，

“队长他，他睡着了……”

刹时间，锣鼓收了点，
鞭炮熄了烟，
狂风住了口，
暴雪发了蔫。

赵大娘眼望着队长，强把热泪咽，
俯下身子为他挡风寒：
队长啊！自从油井开了钻，
天天看你在顶班，
死拼硬打五昼夜，

不知休息不知眠，
饿了嚼把干炒面，
渴了吞口冰雪团，
困了站着打个盹，
累了朝腿砸两拳。
你忘了累，忘了难，
忘了苦，忘了寒，
一心打钻无挂念，
满腔热血快熬干。
盼得那，盼得今日完了钻，
好叫你喘口气来换换肩，
哪知道，一口热面都未沾口，
倒叫你，卧冰盖雪睡不甜。
大娘我怎心安？！
想叫你呀，怕你醒了又上井，
不叫你呀，怕你着凉沾了风寒。
急得大娘不知怎么办，
脱下新棉袄给他盖上前。
哪知道，队长忽然被惊醒，
才知道热面掉眼前，
又见大伙正擦泪，
他说开了笑话好乐观：
“哭什么？今天打了一只碗，
接着干，明天赔上个金罐罐！”
说这话，噌楞一声忙站起，

赵大娘忽然上前将他拦：
“再要干，钢打的骨架也要散，
我求你，快到屋里睡一天。”
“大娘，不干苏修更逞脸，
不干江山难保全。
为打井，甘愿少睡千宿觉，
为夺油，宁愿少活二十年！”
王进喜说完又把井台上，
赵大娘深情点头夸不完：
“王队长啊，你真铁，
管你叫铁人一点也不悬！”
王进喜钢铸的筋骨铁打的汉，
铁人的名字天下传。

铁骨红心

京韵大鼓

田维贤

大庆油田会战忙，

自力更生凯歌扬。

钻塔入云多雄壮，

马达轰鸣传四方。

大路上走来一人，迎朔风，踏冰霜，脚步如飞，直奔井场，他就是铁骨红心的王进喜，为祖国献石油，雄心壮，斗志昂，一心要把贫油国的帽子甩进太平洋！

王进喜满怀豪情心潮激荡，

远望着钻塔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八个大字闪金光。

帝修反妄图卡住我们的喉咙不放，

这真是自不量力枉费心肠。

毛主席一声号召春雷响，

鼓舞咱艰苦创业奋发图强。

离玉门到大庆莽莽草原摆战场，

打出了第一口井，为工人阶级争光。

不料想腿部受伤被送进医院，

在这紧张的时刻，我怎能心安理得躺在病床。

时刻惦念沸腾的井场，

夺油战歌总回荡在耳旁：
牧人爱骏马，
海员爱海洋，
战士最爱手中枪，
石油工人爱的是战斗的井场，日夜开钻忙。
钻机声声催我去战斗，
钻塔阵阵冲我喷油香。
想到这儿，他志比钢坚，心比火旺，加快步伐，赶回井场，见战友，心欢畅，一股暖流涌上心房。
王进喜满怀激情说：“同志们好！”
“队长，可把你盼回来啦！”忽啦啦战友们把他围在正中央。
有人问：“队长，你腿上的伤……”王进喜说：“磕磕碰碰是小事儿，
国家没有油是大事一桩。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我们的心照亮，
为革命哪怕吃苦受点伤。
我从小提过讨饭篮，拿过打狗棒，
十五岁到玉门把童工当。
地主的棍子，工头的皮鞭，矿警的枪托和大棒，
都在我身上留下过创伤。
我们要把阶级仇恨凝聚在钻头上，
多快好省建油田，为毛主席争光。
要让那海上货轮把友谊送往全世界，
要让那银燕展翅保卫领空蓝天任飞翔，

要让那汽车奔驰全国城乡连成网，
要让那铁牛飞跑稻海麦浪万里飘香。”
说到这儿王进喜握住刹把紧开钻，
“同志们开始战斗！”隆隆隆谱写一曲团结战斗的新乐章。

转眼间到后半夜忽听“轰”的一声响，
钻机岔了音，情况异常。

六十斤重的方瓦飞起十几米，
这说明井下的压力高过泥浆。
哎呀！如果是油和气喷出井外，
会引起熊熊大火把井场烧光。

王进喜高度的责任感在胸中激荡，
临危不惧，胸怀朝阳。

要沉着千难万险我敢闯，
要冷静决不让井毁人受伤。

有党的领导心明眼亮有方向，
有群众智慧战胜井喷信心强。

压井喷需要重晶石粉，
眼前没有得另外想主张。

听老乡说，这里的水碱性大，
可以用水泥掺土拌泥浆。

抢得快一时凝固不了，
王进喜当机立断手一扬：
“同志们，快用水泥压井。上！上！上！”
“是。”同志们扛水泥奔向池旁。

井喷要制服，红心似火旺，
困难脚下踩，英雄斗志昂。

王进喜突然发现倒下的水泥无法搅拌，

（白）“怎么办？怎么办？”

“同志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时间就是石油，干革命不怕困难意志如钢。

你看他，脱皮袄，挺胸膛，纵身就往池中跳，猫腰伸手
搅拌泥浆。

众战友“噌噌噌噌”紧跟上，
英雄们奋战池中似倒海翻江。

一袋袋水泥向池中倾泻，
一声声口号声响彻四方。

王进喜忘了腿疼忘了伤，
不怕寒风冷，哪顾泥水凉，
胸中有团火，豪情高万丈。
英雄们挥动铁臂山摇地晃，
意气风发，越战越强。

连续三小时坚持战斗，
制服了井喷，保住了井场。

这时候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井场上沐浴着灿烂阳光。

同志们把王进喜扶出池外，
王进喜满身泥浆，满脸欢笑站在钻井旁，
说了声：“同志们先别管我，继续开钻！”
高大的身躯象一棵劲松迎着朝阳。

王进喜铁骨挑重担，红心永向党，
一杆红旗头前引路，千万个铁人在成长，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胜利凯歌到处传扬。

风 雨 井 场

河南墾子

王 济

蓝蓝的天空飘白云儿，
高高的钻塔展红旗儿，
金灿灿的阳光照大地儿，
油田风光爱煞人儿。
井场上走来人一个，
短小辫儿，扎两根儿，蓝布工服正可身儿，高高的鼻子，圆圆的脸，黑呼呼大眼有精神儿，
看年纪不过十七八九岁儿，
她本是采油姑娘新工人，名字就叫张玉芬儿。
张玉芬儿巡回查井上岗位，
望一望油田美景喜在心儿。
雪白的采油井房一座座，
座座油井千米深儿，
地下的原油往上冒，
哗啦啦，哗啦啦，黑夜白日不停音儿，
四通八达输油管儿，
油浪滚滚起波纹儿。
滚滚石油献祖国，

装满了大油罐，小油罐，大油池，小油池儿，大大小小
储油库，储油成千上万吨儿，原油处处香喷喷儿。
咱中国甩掉了贫油帽，
五洲四海传佳音儿，
社会主义建设大发展，
步步走的上天梯儿。
张玉芬心中高兴走的快，
来到了一号井房查一回儿。
你看她，又量油，又测气儿，清蜡除泥儿洗管子儿，检
查温度和压力，样样不差半毫分儿，
查完了一井查二井，
转身又走进三号井房门儿。
张玉芬巡回查井正带劲儿，
忽然间天边起乌云儿，
嘎啦啦，一声霹雳一道闪，
哗啦啦，好象天河决了堤儿。
倾盆大雨从天降，
玉芬儿她上岗未曾带雨衣儿，
井场上，十几口油井查一遍，
浑身要淋成落汤鸡儿；
如若是回队把雨衣取，
严守岗位不应该脱离一小会儿；
如若是等雨过后再查井，
执行制度不认真儿，
大庆人“三老四严”好传统，

岗位责任要记在心儿。
张玉芬风雨井场迎考验，
决心似铁抖精神儿。
哪顾得，劈头盖脸浇雨水儿，
湿了头发湿眼眉儿，湿了裤腿湿衣襟，从头顶湿到脚后
跟儿，
冷水浇头周身冒凉气儿，
烂泥拽掉了鞋袜子儿。
张玉芬光脚丫踩泥儿更有劲儿，
心里好象火一盆儿，
查了四井查五井，
六井七井下功夫儿，
座座油井生产好，
玉芬心里美滋儿滋儿。
来到了八号井场猛发楞，
眼前又遇到新问题儿：
八号井场很凹存雨水，
这一会儿，一片汪洋成了大水池儿，
风吹浪翻不见底儿，
深浅足足能没人儿。
张玉芬从小怕水不会凫，
眼见这波浪翻滚头发晕儿，叫我怎么过水到井房跟儿。
困难关头不泄气儿，
想起了艰苦创业的王铁人儿，
茫茫荒原立井架，

带伤跳进了泥浆池儿，
铁人拼命干革命，
我这点困难是小意思儿。
心中热呼长干劲儿，
眼珠一转有了主意儿，
瞧一瞧脚底下一条油管线，
穿过水坑架水皮，直通八号井房子儿，多好的独木桥一根儿，这不就解决了大问题儿。
张玉芬，沉住气儿，稳住心儿，手抱钢管脚使劲儿，一步一爬颤微儿微儿，又好比红军抢过泸定桥，渡河奋勇杀敌人儿。
完成任务回队转，
雨过天晴飞彩云儿，
广播喇叭传喜讯儿，
人人称赞张玉芬儿，
“三老四严”作风好，
发扬了大庆好精神，真是个采油铁姑娘，革命接班人儿。